

# 女生节取代妇女节？糖衣炮弹正在轰炸女性权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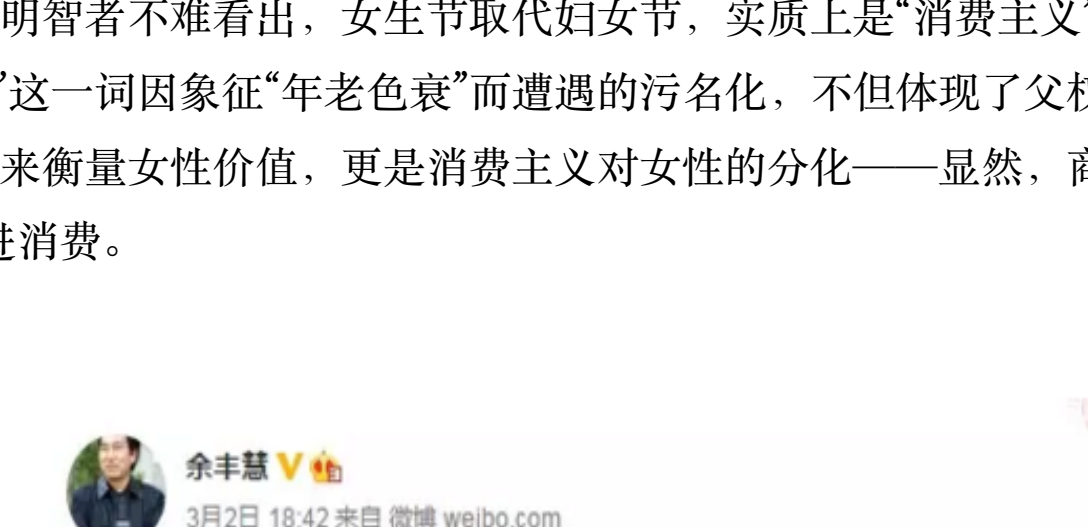
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 李思睿 2016-03-07 11:49 | 我要分享

摘要三八节，是女人们用生命的不平之鸣奠基的一个纪念日，它的存在，提醒人们性别平等远未到来。在中国，第一次纪念这个节日，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；

编者按：不久前，《奇葩说》一辩手范范在微博上发起了#女生节取代妇女节#的话题，瞬间一呼百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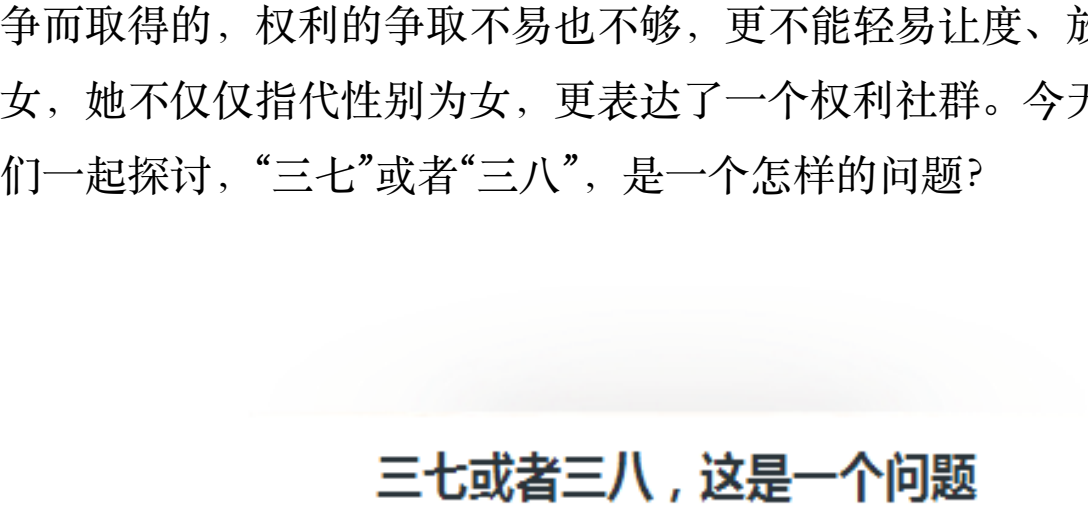
鸡汤派大V纷纷针对这两个词语展开了辨析，总的来说就是，“女生”象征着“年轻貌美的、惹人怜爱的、值得呵护的”，而妇女则象征着“年老色衰的、没有性吸引力的……”



然而，明智者不难看出，女生节取代妇女节，实质上是“消费主义”在取代“女权主义”。“妇女”这一词因象征“年老色衰”而遭遇的污名化，不但体现了父权回溯，在男性视角下以性资本来衡量女性价值，更是消费主义对女性的分化——显然，商家谈“女生”或者“美女”更能促进消费。



有女权主义者指出，鼓吹“女生节”甚至“女神节”，是公开放弃其原先的女权主义政治立场，以及鼓吹消费主义文化等策略，来最终实现将女权主义议题“去政治化”的目的，使女权主义失去其在公共领域讨论和争辩妇女问题的理由。



三月八日，是为了提醒我们，今日女性所取得的权利并不是从天而降的，而是一代代的女性通过抗争而取得的，权利的争取不易也不够，更不能轻易让渡、放弃。女权主义者李思睿认为，妇女，她不仅仅指代性别为女，更表达了一个权利社群。今天，书评君特约李思睿撰文，和我们一起探讨，“三七”或者“三八”，是一个怎样的问题？

## 三七或者三八，这是一个问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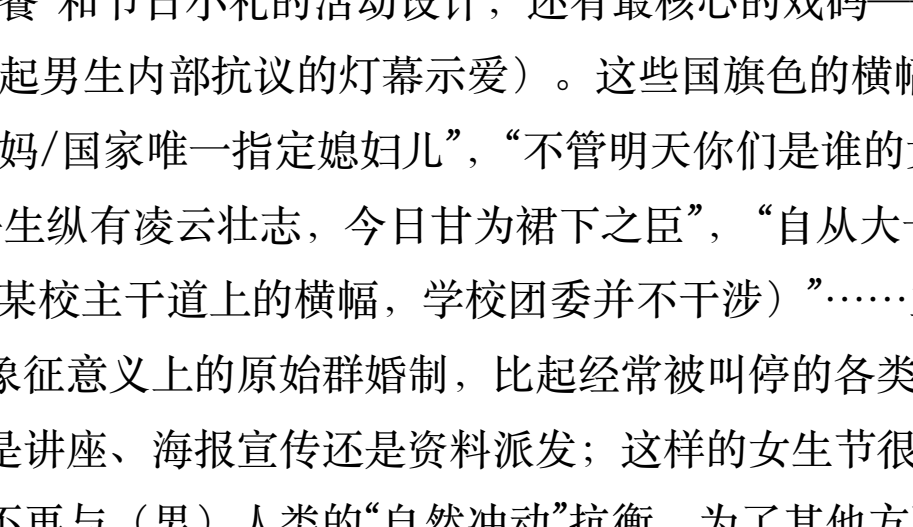
文 | 李思睿

我不知道支持某商家炒作的“女生节取代妇女节”的，有没有女生。假如有，我不知道她们怎么看待妇女节与自己的关系。

就在这个寒假结束之前，我跟一些大四学生聊天，是的，不管来自哪个学校，就业情况都是一样的：能在寒假之前定下工作的，都是男生；尽管绝大多数院系，学习好的都是一拨女生。更不要说越来越多的大学自主招生，都公然承认招男生；教授导师们对女生在研究生中越来越高的比例忧心忡忡……

## 剧码

这些显然不是“女生节”的议程。女生节的“互联网”史料”是：1986年3月7日，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、经济学院女生节联欢晚会在山东大学东校区科学会堂举行。据说，“追溯女生节的来源，是由于高校女生不愿意称自己为妇女，但是又不想放弃女性节日的特权。”此后“各大媒体分别就‘女生节’这一‘新生事物’做了详尽的跟踪报道，女生节逐渐在象牙塔间蔓延。随着社交网络的发达，各地大学零散的庆祝在虚拟空间遥相呼应，影响溢出校园，最终汇聚成一个青年女子的民间节日。”其中不乏全国性的轰动话题，譬如2012年清华北大女生节横幅PK事件。



女生节横幅

那么这些“女性节日的特权”是什么呢？就目前来看，基本上是男性主导的游艺活动，一些送给女生“爱心早餐”和节日小礼的活动设计，还有最核心的戏码——示爱横幅和集体“喊楼”（也包括这次引起男生内部抗议的灯幕示爱）。这些闹腾色的横幅在全国各地大量复制：“某某女生，我妈/国家唯一指定媳妇儿”，“不管明天你们是谁的女人，你们都是我们永远的女生/神”，“平生纵有凌云壮志，今日甘为裙下之臣”，“自从大一认识你，从此电脑无AV（是的这是今年某校主干道上的横幅，学校团委并不干涉）”，……主要歌颂女生的性的吸引力，似乎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原始群婚制，比起经常被叫停的各类主张女权权利的三八节活动设计——不管是讲座、海报宣传还是资料派发；这样的女生节很少成为校方维稳的对象。一些部门已经不再与（男）人类的“自然冲动”抗衡，为了其他方面的“稳定”不被波及。

## “妇女”与“女生”

女生节本不是一个問題，因为无论是象牙塔内外，民间节庆多矣，如果仅仅因为节日存在而指责它，或者因为它无关权利而指责它，是不公平的——那么美食节要不要被批评不关心食品安全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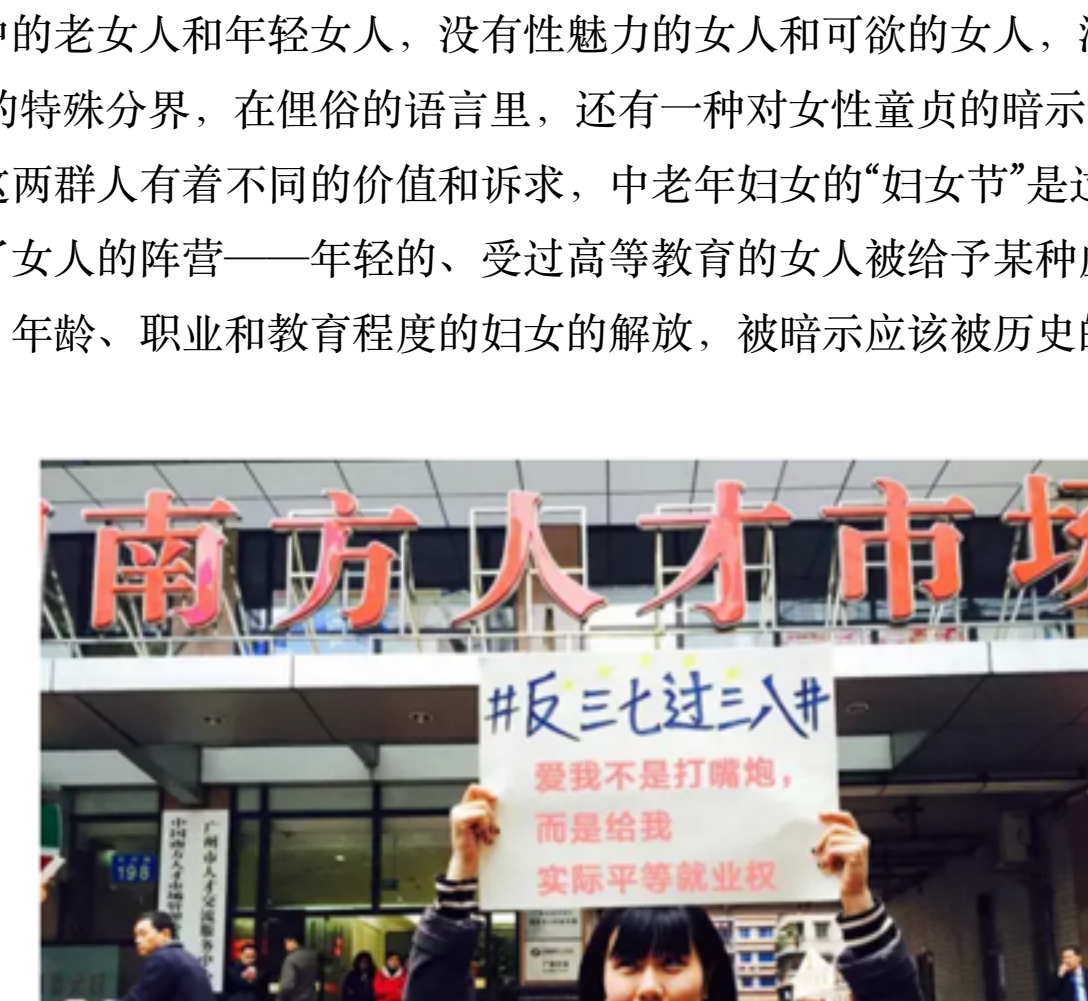
女生节的问题是，从一开始，它就是一个试图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女性中，取代妇女节的节日。它并非三八节的“前夕”或“预演”，而是来自于一个民间以讹传讹的认知：“女生不是（已婚）妇女，不要过妇女节。”当然之后还有一日/夜之差的粗鄙笑话。

高校女生当然属于中国法律定义的妇女群体，但是这个节日的谬误之处，并非局限于名词层面。从既往三七女生节的“庆祝形式”而言，在招生性别歧视殆尽是、学术性骚扰得不到有效制止的高等院校，它基本上是对主张劳工与妇女、经济与政治双重权利的三八节的背叛。

然而，我想补充的是，这种背叛之所以悄然无声，是因为三八节公共性的消失。如今三八节的官方议程，譬如“三八红旗手”表彰之类的国家行为，对于个体的女性，可以说是毫无影响。没有人觉得女生节有什么问题，是因为，妇女节除了没有群婚制文化，大体上跟女生节没有差别，同样是被去政治化的，被商家促销，单位卫生纸和电影包场占领，没有人想得起来这个节日跟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只是妇女节多半是机构行为，女生节是男生主导的社团行为。

## 女生节三宗罪

然而，今年一群女生商量出来“反三七过三八”，这是为什么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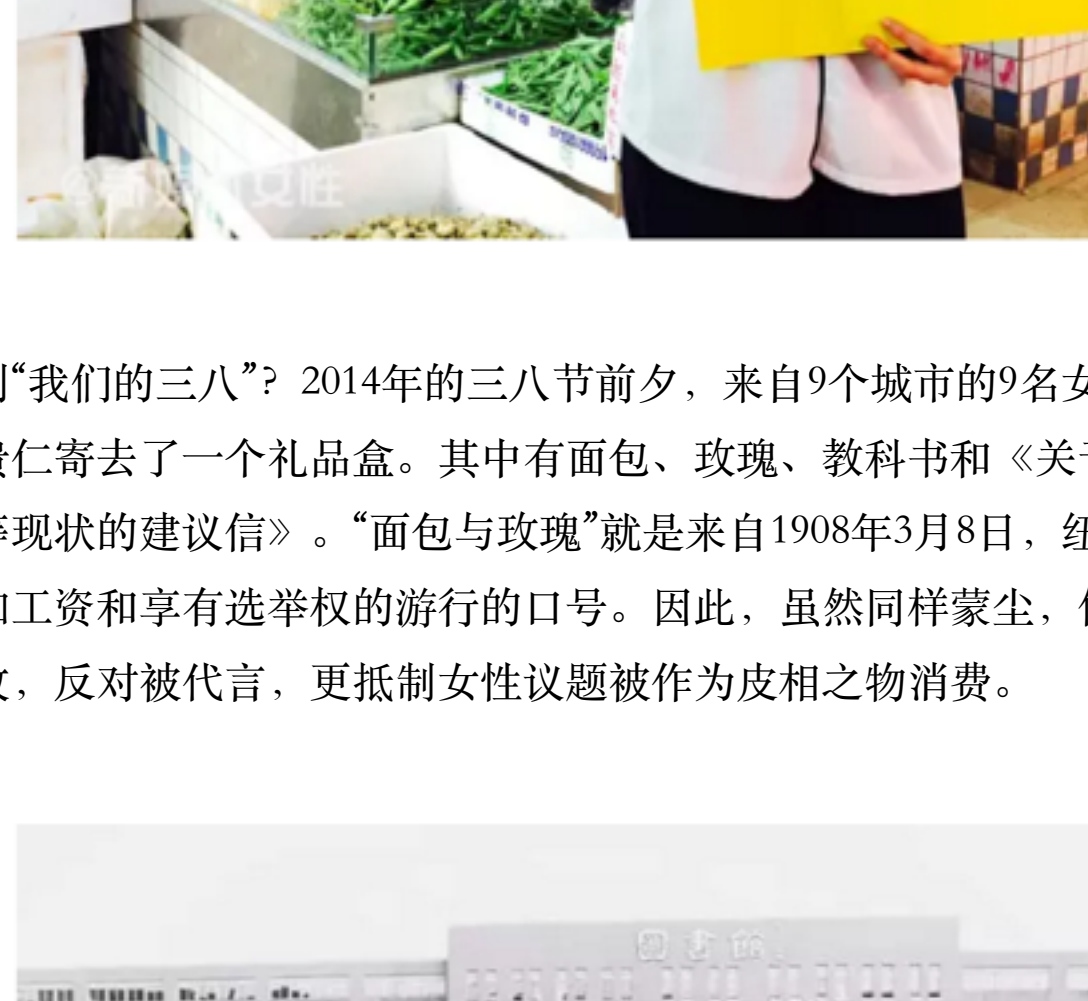
新媒体女性发起了“反三七过三八”的活动，全国很多女性在被歧视地点拍照上传响应

因为她们想回到“权利”。在这个方面，女生节不仅来路可疑，既往纪录也居心叵测。三八节深厚的传统，是对妇女权利和贡献的全方位表达，在一些#反三七过三八#的微博讨论中，三八是一个女权节，而三七是一个“女利节”——它其实就是告诉女生们，因为你年轻漂亮，所以你跟“妇女们”不同，可以因此而获得超过长年同性别的特权。

首先，“女生节”的滥觞，就是把女人分成两群：中老年“妇女”与年轻“女生”，也就是异性恋男人眼中的老女人和年轻女人，没有性魅力的女人和性欲的女人，潜在地，“妇女”和“女生”的特殊分界，在世俗的语言里，还有一种对女性童贞的暗示。让两群人分开过节，意味着这两群人有着不同的价值和诉求，中老年妇女的“妇女节”是过时、不够有品味的，这分裂了女人的阵营——年轻的、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被给予某种虚幻的优先权，代价是不同阶级、年龄、职业和教育程度的妇女的解放，被暗示应该被历史的巨轮抛诸于身后。



第二，它把妇女节的“权利”主题偷换成“关系”，如果说三八节在成为看电影商铺打折发卫生棉的节日时，其积累的历史和政治意涵仍然无法完全消解，女生节则在诞生之初就是一个诡异的“关爱节”，传统戏码就是“男生要对女生好一点”，各种来自男性无聊的、性别化的赞美和集体的异性恋式讨好表演，掩耳盗铃地欺骗——仿佛这种廉价、无聊的形式的小恩小惠是女生所需全部。它退缩了女生的世界，用“缺爱”阻止了女生更真切地发出自己的声音。有一些非异性恋的女生表示，她们对这种集体的、几乎是强制性的异性“模拟情侣”表白觉得“很不舒服”。



第三，它让意淫和消费假关爱之名成为传统与惯例，这种意淫完全是性别刻板印象的。女生节很少赞美女性的才智，并不把孩子们当作并驾齐驱的同侪，而只是强调“君子好逑”，以一种无趣的直男世界，强化了男保护女娇柔的性别成见，不仅无法改变对女性的歧视与隔离，并且用糖衣包裹它最难下咽的幕分。

## 回到历史现场

而三八节，是女人们用生命的不平之鸣奠基的一个纪念日，它的存在，提醒人们性别平等远未到来。在中国，第一次纪念这个节日，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；2010年广州妇女组织和劳工组织联合发起了“三八百年，重回历史现场”的全年纪念活动。



怎样回到“我们的三八”？2014年的三八节前夕，来自9个城市的9名女大学生，给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寄去了一个礼品盒，其中有面包、玫瑰、教科书和《关于改善中小学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现象的建议信》。“面包与玫瑰”就是来自1908年3月8日，纽约妇女要求缩短工作时间，增加工资和享有选举权的游行的议题。因此，虽然同样蒙尘，但女生们心中的三八节拒绝被篡改，反对被代言，更抵制女性议题被作为皮相之物消费。



今年，广州市妇联的三八节灯箱广告，是“今天我们怎样做女性？”这是一种重新自己的社群沟通的努力。然而，不管是软性的还是直白地，教化妇女，或者以妇女为政治工具，而看不到妇女的需求和权利，都无法调动起妇女们来自自身生命意义的呼应。

我想借话题#反三七过三八#的导言，对妇联和妇女们都是有意义的：“如今，‘妇女’二字正遭受着不公的污名，甚至有人提出以女生节取代妇女节，将前人的奋斗抛诸脑后。我们认为，女性不应该被他人贴上标签，在别人的文化表达下生存。我们应该抓住属于自己的话语权，书写自己的历史底稿。我们发起这个活动，希望能承女权前辈事业，继续为性别平等而奋斗。”（文/李思睿）



转自“新京报书评周刊”（ibookreview）微信公众号，腾讯文化合作媒体，未经授权，请勿转载。



相关阅读：女性权利 妇女节

世界各地7个对女性权利荒诞的限制 2013.11.12  
世界各地7个对女性权利荒诞的限制 2013.11.12  
如果睡着，她绝非一睡不起 妇女节谈诗 2016.03.01

分享到： 微信 微博 豆瓣 人人网

[责任编辑: zolazhang]

## 精华推荐

